

小夏蒂



主编 ◆ 付莹莹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经典畅销系列丛书

小夏蒂

原著：[瑞士]约翰娜·施皮里

改编：付莹莹



XIAOXIADI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经典畅销系列丛书

小夏蒂

[瑞士] 约翰娜·施皮里

付莹莹 改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印刷

500千字 787×960毫米 1/16 180印张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104-01814-X/I·731

(全套20册) 定价: 400.00元



前言

《小夏蒂》是瑞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施皮里（1827-1901年）的代表作。作品以阿尔卑斯山优美的自然风光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小夏蒂幼年时期的一段成长历程。

小夏蒂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自幼失去父母，被姨母苔塔收养，在非常贫穷的环境中长大。五岁那年，姨母不愿放弃到法兰克福做工的机会，决定将小夏蒂寄养在爷爷家里，小夏蒂的爷爷是一位年过七旬，性格怪僻的老头儿，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高山牧场上的一间小茅屋里，从来不和任何人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多人都认为小夏蒂根本无法和她的爷爷生活在一起，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祖孙俩相处得异常融洽。小夏蒂八岁时，被姨母带到法兰克福的一位富商家里，给一个叫做克兰拉的残疾女孩当玩伴。在这里，她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过得并不快乐，她无法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由于思乡心切，她变得日益消瘦，精神恍惚，甚至患上了恐怖的夜游症，她的主人只好在一年后，把她送回了高山牧场。小夏蒂走后，她的小伙伴克兰拉非常想念她，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克兰拉在众人的陪伴下到高山牧场看望小夏蒂，并亲身领略了阿尔卑斯山美丽的风景，在小夏蒂和爷爷的共同帮助下，克兰拉奇迹般地战胜病魔，重新站立起来。

小夏蒂是一个活泼可爱，淳朴善良，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助人为乐

的高山女孩，她虽然年纪不大，却有着极为崇高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她以自己纯真的心性，感动了性格孤僻，心情抑郁的爷爷；她以自己善良的天性，关爱着双目失明的婆婆，带给婆婆从未有过的快乐；她以自己的学习感受启发牧羊娃彼得热爱学习；她虽然不习惯都市生活，但她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曾经陪伴过的克兰拉和仁慈的老祖母……

作者用饱含热情的笔触、恰到好处艺术细节，极其生动地描绘了阿尔卑斯山朴实淳厚的风土人情，瑰丽多姿的自然风光，以及小夏蒂对家乡如痴如狂的热爱。同时也通过真实感人的生活场景，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如外表冷漠，内心善良的爷爷；喜欢放羊而不爱学习的彼得；双目失明，禀性仁慈的婆婆；身体孱弱但心地纯真的克兰拉；善于启发和引导孩子的祖母；宽宏大度，富有爱心的查士曼先生，刻板、高傲、自负的洛丹美小姐……作者赋予他们固有的典型特征和性格特点，使得他们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这部作品自发表以来，对少年读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它先后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和舞台剧，并被译成各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现在，它已成为一本世界性的儿童畅销书。当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希望它也能够带给你感动和启发。



JING DIAN CHANG XIAO XI LIE CONG SHU



第一章	上亚尔姆山	1
第二章	和祖父同住	8
第三章	在高山牧场	14
第四章	在婆婆家的小屋子里	22
第五章	两个不速之客	29
第六章	新的地方和新的见识	37
第七章	不愉快的一天	43
第八章	大厦里的风波	54
第九章	大厦主人听到奇怪的事情	63
第十章	一位仁慈的老夫人	67
第十一章	有鬼作祟的大厦	72
第十二章	夏天的黄昏上亚尔姆山去	77
第十三章	钟声响了	87
第十四章	准备旅行	94
第十五章	亚尔姆山上的客人	98
第十六章	小夏蒂安慰医生	104
第十七章	台夫利的冬天	110
第十八章	依旧是冬天	116
第十九章	远方朋友的来信	123
第二十章	山上的快乐生活	135
第二十一章	意外的事情	140
第二十二章	后会有期	150



第一章 上亚尔姆山

出了古老而美丽的曼恩菲尔小镇，一条小路穿过浓荫的碧绿草原，一直延伸到群山脚下。群山俯视着谷地，显得雄伟而庄严。这条小路一直伸向峻峭的阿尔卑斯山，路旁长满了矮草和茂盛的山草。

六月的清晨，阳光明媚，一个高个子的强壮姑娘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正顺着这条狭窄的山路向上攀登，小女孩两颊绯红，在棕色皮肤的衬托下，宛如红红的火焰。在这火热的六月的阳光下，那孩子好像为了抵抗寒冷似的，把自己裹得严严的。她还不满五岁，看不出关于她自然的体态，因为她穿着两三件衣服，一层套着一层，而且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红色的棉围巾，两只脚套在笨重的钉鞋里。这个衣服臃肿的小人，正汗流满面，辛苦地向山上走着。

她们吃力地爬了一个钟头，来到横在亚尔姆山上的一个叫台夫利的小村子。在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同她们打招呼，原来这位姑娘是本地人。她们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边赶路，一边回答村里人的问候和提问。

当她们经过最后一户人家时，有个声音喊道：“等一会儿，苔塔，我跟你们一起上山去。”

姑娘停住了脚步，小女孩随即挣脱她的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累了吗，夏蒂？”姑娘问





道。

“不，我只是太热。”小女孩无精打采地回答。

“这时，一个胖女人急匆匆地从屋子里跑出来，加入她们的行列。小女孩站起来，乖乖地跟在她们后面。

“你要带这孩子上哪儿去呀，苔塔？”新来的女人问，“她是你过世的姐姐留下的那个孩子吧？”

“就是她，”苔塔回答说，“我要把她带到大叔那儿去！”

“什么？把她留在亚尔姆大叔那里？你疯了吧，苔塔？那老头儿会照样把孩子送回到你那儿的！”

“不会的，他是她的爷爷，他必须做点事情。我一直把夏蒂带到现在，可是，芭蓓，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份工作，我不愿意因为她丢了这份工作！”

“是啊，他是应该尽点责任！可是你是了解他的，他怎么会带这样小的孩子呢？这孩子肯定在他那儿呆不下去的！噢，你要到哪儿去呢？”

“到法兰克福去，”苔塔说，“我在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一家主人去年夏季来洗温泉浴，我曾为他们管理过房间，当时他们想带着我一块儿回去，可是我走不开。今年他们又来了，并且还要我同他们一块儿去，这次我要去了。”

“幸好我还没到这小女孩的地步！”芭蓓耸了下肩，叫着，“没人知道是什么事让这个老头儿这样地痛苦。他从来不与任何人来往。他长着浓密的白眉毛和可怕的胡子，看上去像个异教徒，或者像个野蛮人。”

“虽然如此，”苔塔还是说，“他是她的祖父，他不会伤害夏蒂！”

“我想知道，”芭蓓爱管闲事地说，“我真想知道，什么事情使老头儿的样子这么吓人，还在亚尔姆山上过着孤独的日子。人们传说着关于他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当然，你肯定知道些，苔塔，你的姐姐没有告诉你吗？”

“她当然说过，可是我不说；如果让他听到了，那我就糟了！”

但芭蓓很早就想知道亚尔姆叔叔古怪行为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他闷闷不乐地独自生活在山上，为什么人们常常要悄悄地议论他，好像他们都害怕得罪他，然而又都不喜欢他。芭蓓也不知道，为什么村里的人都叫他亚尔姆叔叔，他当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叔叔，但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称呼他，她也这么叫。芭蓓嫁到这个村子来不久，她对这里的人和事并不很了解，而她的好朋友





苔塔则不同，她一直和母亲生活在这村子里。后来她的母亲死了，她便下山到腊加兹去，在一家大旅馆里找了份卧室女工的好差事。她和这个小女孩一清早从腊加兹来，刚巧搭着到曼恩菲尔的一辆运草车，赶车的人是她的熟人。芭蓓想这是一个问事情的好机会，她不能失去。她抓住苔塔的手臂，亲昵地说：

“苔塔，我相信你知道整个的故事。现在来吧，把那老头儿的事情告诉我。他是不是经常这么可怕的？他是不是总是这么隐居着的？”

“我不能说他是或者不是经常这样，我二十六岁，他应是七十岁了，我当然不会知道他小时候是怎么样，你该知道这点。如果他永远不会再出现，我就可以把他的事情告诉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芭蓓高声叫着，有一些恼火，“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保守秘密。现在告诉我，别担心！”

“我说了，但是你不要说出来。”苔塔警告着，她向四周探视了一下，看看夏蒂是不是靠近她们的身边，听她们说的每一句话。可她并没有看到夏蒂，她一定是被远远落在后面了。苔塔焦急地向四周张望，可是连个人影也没看到。

“我看见她了！”芭蓓叫喊起来，“她在那儿！你看见了吗？”她用手指着离小路较远的一个地方，“她和牧羊人彼得还有他的山羊们正爬上悬崖去。彼得今天为什么这么晚还在牧羊？那也好，他可以照顾这个孩子，你就可以更好地和我聊聊。”

“彼得照顾着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苔塔终于松了口气，“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对什么都留心，非常聪明。我觉得她以后跟着彼得放羊倒不错，因为那老头儿除了有两只山羊和一间茅屋以外，没有什么可以给她了。”

“难道他以前没有任何财产吗？”芭蓓问。

“他？噢，应当说他从前有一些。”苔塔热诚地回答，“他从前在杜姆莱司克有最好的田地。他是长子，只有一个兄弟。但是他伪装上等人，在国内各处旅行，结交一些坏人；他还喝酒赌博挥霍光了全部家产。因此，他的父母因为忧愁悲痛而相继去世；他的兄弟为了逃避羞辱而离开。这位叔叔自己除了一个坏名声以外，变得身无分文，人也消失了踪迹。起初，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后来有人说他到那不勒斯从了军，以后一直有十几年不曾听到过他任何消息。后来他突然带着一个半成人的孩子再次出现在杜姆莱司克地方，并且想在他的亲戚们中安顿那个孩子。但是每一家都断然拒绝了他，这使他痛苦至



极。他说过,他将永远不再在杜姆莱司克地方出现,他随后到了台夫利,与这个孩子一起生活。他的妻子是格利孙地方的女人。但他们结婚不久,她就去世了。他一定还有一点积蓄,因为他叫这个孩子托皮阿斯学木匠;这孩子是个老实人,住在台夫利地方的人,都十分关照他。可是却没有人相信这个老头儿,据说他从那不勒斯逃了出来,说是他因与别人殴斗而杀了人。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上亲戚关系,因为我母亲的祖母同他祖母是表姐妹。所以我们称呼他叔叔,我们和差不多所有住在台夫利地方的人们,都有亲属关系,所以他们都称呼他叔叔;自从他上了亚尔姆山,他就以亚尔姆叔叔出名了。”

“那么托皮阿斯后来怎么样了昵?”芭蓓急急地问。

“托皮阿斯在买尔斯地方学成后就回到了台夫利,并且和我的姐姐阿台尔海德结了婚,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但好景不长,两年之后,托皮阿斯在工作中因事故而丧生。阿台尔海德由于悲伤得了很严重的高热症。在托皮阿斯去世仅两周后,阿台尔海德也被埋葬了。随后这两个人的悲惨命运,在人群中传了开来,人们说这是那位叔叔罪恶的报应。后来他变得越来越粗暴,不和任何人说话。也许这就是原因吧。后来突然听说,那个叔叔上亚尔姆山去了。从此以后,他住在那里,过着远离上帝和人群的生活。我母亲和我开始照顾阿台尔海德的小女儿,当时她只有一岁大。去年夏天,我母亲去世了,我到山下温泉去工作,我带着小夏蒂上普番沙杜夫去,把她寄养在老福尔赛家里。我去年服侍过的那一位小姐,今年早春从法兰克福回来,她想带我到她家里去,后天早晨我们就动身。”

“现在是不是准备把小夏蒂交给那位老人?苔塔,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芭蓓责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苔塔反驳说,“对于小夏蒂我已尽了责任。我不能带一个五岁大的孩子到法兰克福去!你到什么地方去,芭蓓?我们上亚尔姆山现在只有一半路了。”

“我已经到了。我要去找老牧羊人彼得的妻子。好,再会,苔塔。祝福你!”

苔塔握了握同伴的手,站在那里,一直看着芭蓓走进了褐色的茅屋中去。这里住着少年牧羊人彼得,他是十一岁的孩子,每天清晨他下山到台夫利去带着羊群,赶上亚尔姆山,在浅草上牧羊。黄昏时,彼得带着羊下山去,在快要到达台夫利以前,他用手指吹出尖锐的哨声,那些羊的主人们就来领回他们





的羊。整个夏天,彼得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和他的伙伴们交往,其余的时间,他只能独自和山羊们在一起。彼得家里虽然还有母亲和瞎眼的祖母,但是他每天早出晚归,为了尽可能和小朋友们多玩一会儿,他在家里的时间很少。他的父亲也被叫做“牧羊人彼得”,因为他早年也做过这种行业。几年前,在伐树的时候,他的父亲意外死亡。他的母亲,原名叫布丽琪,却被大家称做“牧羊人彼得的妻子”。至于他瞎眼的祖母,人们都叫她“婆婆”。

苔塔等待了十分钟,然后四处寻找孩子们和羊群,但毫无结果。她稍微爬高一点儿,然后用目光到处搜索。

这时,孩子们从一条迂回的路上跑过来。小夏蒂一言不发地跟在彼得和羊群后面,又累又热。彼得赤着脚,穿着短裤,毫不费力地跳着、跑着。

突然,小夏蒂在地上坐下来,脱去鞋子和袜子;随后她再站起来,拉掉红围巾,迅速脱掉套在外面的几件衣服。小夏蒂穿着轻快的衬衫,两只胳膊从内衣的短袖口里伸出来,自由自在地裸露在外面。随后她把脱下的衣服整齐地叠成一堆,随着彼得在羊群之后,敏捷地爬着。

当小夏蒂留在后面时,彼得并没注意她在做些什么。但是当她穿着新服装追上来时,他开心地笑了;他回头看见放在地上的一小堆衣服,更是开怀大笑;但是他不说什么。此时的小夏蒂感到非常自由和快乐,于是开始和彼得热情地交谈起来。

最后,孩子们和羊群到达小屋旁。姨母苔塔随即尖叫道:

“小夏蒂,你怎么啦?你的衣服、围巾、鞋子和袜子,到哪里去了?”

小女孩指着山下,说:“在那里!”

姨母顺着她的手指所指的方向看过去,真的,那里堆着一堆东西,最上面是红色的小点,那一定是围巾。

“你这个冒失的孩子!”姨母生气地喊道,“你为什么把衣服都脱下来?这是什么意思?”





经典畅销系列丛书

“我不需要它们了。”小女孩说。她对于自己的所做所为，似乎没有一点儿抱歉的意思。

“啊！你这个冒失的小夏蒂！”姨母责骂下去，“任何人到下面去取一趟也得半个小时！来，彼得，快跑回去把那些东西拿来，不要站在那里傻看着我。”

“我已经太晚了。”彼得慢吞吞地说。他听着姨母的斥责，仍旧纹丝不动。

“别站着不动，”姨母苔塔喊着，“过来，你看见这个了吗？”她拿出一个钱币在彼得的眼前晃了晃，彼得的眼睛发亮，立刻跑过去将衣服捡了回来。彼得得到了那枚硬币，开心地笑了。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交给叔叔，反正你也要去他那儿。”姨母苔塔一边说，一边爬上耸立在彼得小屋后面的悬崖。彼得愿意做这件事，他左手拿着一包

衣服，右手摇晃着羊鞭，跟着大家一块儿向上爬。大约三刻钟后，他们来到一块凸出的高地上，叔叔的小屋就搭在这里。

叔叔正坐在小屋旁边，嘴里叼着烟斗，双手安放在膝上，注视着正在爬上山来的两个孩子。姨母苔塔和羊群。小夏蒂第一个到达小屋旁，她径直跑到老人面前，伸出她的手给他，并且说：

“你好吧，爷爷？”

“这是什么意思？”

老人粗野地问着，只是摸了一下小女孩的手，久久地对她作着询问





的注视。小夏蒂也凝视着，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有着长长的胡须，两条浓厚的灰色眉毛。这时，姨母苔塔和彼得也到了。

“你好，叔叔。”苔塔说着，跑到他的面前。“我把托皮阿斯和阿台尔海德的女儿给你带来。你可能不认识她，因为从她一岁以后你就没见过她。”

“为何把孩子放我这儿？”老头儿问。

“她必须和你住在一起，叔叔，”苔塔说，“我相信在这四年里我已尽了责任，现在轮到你抚养她了。”

“真的吗？”老头儿说着，向苔塔瞥了一眼。“如果她因为想你而哭闹起来，我将如何对付她？”

“这是你的事情了，”苔塔反驳着，“如果你不能抚养她，那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处置她好了；如果她出了什么事，你必须对她负责。”

苔塔的心里很不平静，她变得非常激动，并且说得比她想的还要多。叔叔在她说到末一句时，站起来，看了她一眼，吓得她倒退了几步。然后他伸出胳膊，严厉地说：

“你走吧，不要再到这儿来！”

苔塔不需要他说第二遍。“那么，再会了！小夏蒂，你也再会。”她很快地说，并且急促地下山，尽她的力量跑。因为她心情激动，这激动迫使她不停地向前走。在台夫利很多人向她问起小夏蒂。当从每一个门、每一扇窗里发出“孩子哪里去了？苔塔，你把孩子安放到哪里去了？”这些问话时，她就不耐烦地回话过去：

“送上山去，和亚尔姆叔叔住在一起啦！”

她心里很厌烦，因为女人们不停地喊着：“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把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小东西丢在那里！”而且再三说道：“这个可怜的孩子！”

苔塔尽力地向前冲，她庆幸自己最终冲出了重围。她心里有点不安，因为母亲去世时把这个孩子交给了她。但是她镇静了一下，安慰自己说，等她能够赚到许多钱时，她还可以再为孩子做些事情；她能够很快地在一个美好的地方工作，远离那些对她提起这件事的人。



第二章 和祖父同住

苔塔走后，叔叔又重新坐到长凳上，从他的烟斗里喷出浓云般的烟雾；他的眼睛盯着地面，一言不发。小夏蒂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她发现山羊的棚架在小屋的近旁，就跑过去看了看，里面却是空空如也。

小夏蒂继续搜寻着，跑到小屋后面的枞树那里去。风呼啸着穿过那枝叶，掠过那树梢。小夏蒂站在树下，倾听着。等那风稍微停歇，她绕到小屋的另一面，随后跑回她的祖父那里。

“你想干什么？”他问小女孩。

小夏蒂说：“我要看看你的屋子里有什么。”

“那么，来吧！”祖父说着，站起身来，走向小屋。

“带上你的那包衣服。”他边走边说。

“我不要它们了。”小夏蒂回答。

老人转过身，疑惑地看了一会儿孩子。

“她并不傻。”他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你不要它们？”他又问道。

“我要像山羊那样轻快地走路。”

“你可以，但是带着东西进来，”祖父命令着，“把它们放到碗橱里面去。”小夏蒂乖乖地拿起了那包衣服。

老人打开门，小夏蒂跟他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角落里是祖父的床，另一个角落里是炉灶，里面挂着一只大锅子；在另外一面墙上是一扇大门，那就是祖父要打开的橱。里面放着他的衣服、器皿和食物，凡是亚尔姆叔叔的生活必需品都藏在里面。他一打开橱门，小夏蒂就把自己的衣服放了进去。随后她看着这房间说：

“爷爷，我睡在哪里？”

“你随便。”他回答。





小夏蒂到处注视着，找寻什么地方最适合她睡。靠在祖父睡床的角落里，竖着一架通到上面干草棚的小梯子，小夏蒂爬了上去。

“我就睡在这里吧。”小夏蒂朝下喊，“爷爷，你来看看，这上面多么美丽啊！”

“我知道。”

“我要铺一张床。”小女孩又喊，她很快在干草棚上忙碌起来，“但是您得带一条被单上来，因为床上有一条被单才能睡觉。”

“好的！好的！”祖父在下面答道。于是他在橱里找出一条又长又粗糙的布。他爬上梯子，看见在干草棚上已铺好一张小床了。

“非常好，”祖父说，“可以铺被单了。”

两个人很快就把床铺好了。



“爷爷，我们忘记了一样东西。”小夏蒂突然说。

“什么呢？”

“被子。”

“但是如果我没有呢？”

“啊，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拿干草做一条被子。”

“等一下。”祖父说着走了下去。当他回来时，拿来了一只又大又重的亚麻布袋。“这不是比干草更好吗？”他问。

小夏蒂用力去拉那布袋，想把它摊在床上，但是她无法处理这笨重的东西。在祖父的帮助



下，布袋终于铺好了，看上去非常整洁和舒适，小夏蒂高兴地说：

“这张床多么可爱啊！我真希望天快点黑，那么我就可以睡在上面啦！”

“我们还是先吃些东西吧，”祖父说，“你说怎么样？”

小夏蒂忙着铺床，把其他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经祖父一提醒，竟感到十分饥饿，因为她除了在清早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杯咖啡外，整天都没吃东西。

祖父走到炉灶旁，把大锅子移开，把吊起在链条上的一只小锅拖向前面，然后坐在圆面的三脚木凳上，把火弄旺。那只锅子很快就沸了，老头儿用一根长铁叉叉着一块大干酪，放在火上面烤，他不停地翻转着干酪，直到每面都成了金黄色。小夏蒂注视着一切。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她跑向碗橱，来来回回好

几趟。当祖父拿着烘好的干酪来到桌旁时，两只盆子、两把刀和那圆块的面包已整齐地放在桌子上了。

“干得很好，”祖父说着，把干酪放在面包上，再把茶壶放在桌子上，“但是还缺点东西。”

小夏蒂看见蒸气从茶壶里冒出来，便跑向碗橱。但橱里仅有一只小碗。小夏蒂并没有被难住，原来小碗后面还放着两只杯子，她立刻带着碗和杯子跑回来，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